

展望九十年代之西歐安全

李萬來

兼論我國對歐外交

去（一九八五）年剛好是一九八〇年代之中期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四十週年；從去年初至目前發生之歐洲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等態勢觀察，似乎可概略展望追尋九十年代西歐安全之脈絡及其面臨之挑戰；本文之主旨即希望探討西歐地區之國家及集體安全現況與前景，並兼論其對中華民國外交、軍事、與經濟等各方面之有關可能影響。

外交與軍事是維護國家外在安全之兩大基本工具，但是國內政治却是制定外交與軍事政策之主要泉源；因此外交及軍事可說是政治的延伸與擴展。一個國家外交與軍事策略之內涵，雖常受該國歷史與傳統之影響，而有其某些不變的原則；然而政治之變化却對國家之外交與軍事態勢，具有決定性之作用。

因此在研究西歐未來之安全問題時，我們勢須探討其以往——尤其是當前——之政治變化，才能了解其將來之可能演變。

政治變化對戰略之影響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影響西歐安全最重要之美國，內政發生重大變化；形象軟弱之民主黨卡特政府，於一九八〇年底為堅決反共及主張強化美國軍力之雷根所擊敗；雷根政府之上臺，象徵了一九七〇年代美、蘇兩集團間所謂低盪（Détente）和解時期之暫時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東西方間之新冷戰與軍備競賽時期。

於此同時，西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之主要盟國，保守政治勢力逐漸抬頭；英國鐵娘子柴契爾夫人早於一九七九年開始執政

，與大西洋彼岸之雷根政府，相互爲反蘇呼應；西德社民黨之所謂「東進政策」(Ostpolitik)亦發展至強弩之末，而終於一九八二年十月，由保守黨派(基民黨與基社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取而代之；此外，法國之社會黨雖於一九八一年，獲得廿三年來之首次總統大選勝利，並與共黨組成聯合政府，但社會黨之密特朗總統，實爲一奇特人物，在內政方面，他雖採行了一系列之左派政策，但在外交上，除有關中美洲問題外，却大致與美國之政策相類似，譬如他公開譴責蘇共之侵佔阿富汗，並於上臺不久後驅逐大批蘇聯外交人員，及堅決支持美國在西歐部署潘興與巡弋飛彈。

另一方面，身爲華沙公約集團首領的蘇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半期，却處於政治僵局中，蘇共領袖布里茲涅夫之長期統治已近尾聲，繼之而來的前蘇共特務頭目安德洛波夫的領導，亦僅短短年餘而結束，其後之契爾年科抱病登場，更是瞬即消逝；及至一九八五年初年輕之蘇共新領袖戈巴契夫上臺後，才爲蘇聯之政局帶來新氣象，促使一九八四年中斷之美蘇核子裁軍談判，重新恢復。

儘管蘇共內政之僵化與領導人之不斷變換，但其外交却因葛羅米柯外長之長期在任而持續不變，最近他雖調升國家主席，一般認爲蘇共外交政策仍將不變；軍事方面，更是不斷更新擴張，其SS廿型之中程多彈頭飛彈，也繼續在西歐及亞洲地區，增加部署；好在美國之潘興與巡弋飛彈，亦能如北約盟邦約定，開始在英、德及義大利等主要盟國部署，才稍平衡東西歐間之戰略均勢，也迫使蘇共不得不再與雷根政府恢復戰略武器談判。

可是一九八五中期之後，北約主要盟國內之政治情勢，却發生了逐漸之轉變；在美國方面，雷根雖於去年底當選連任，但鑒於美國政府預算赤字之龐大，國會已於去年限制了國防預算之增加，有些輿論中甚至已開始稱雷根爲「跛鴨總統」；而英國之保守黨及德國基民黨政府，亦在地方選舉中失利，甚至其黨內亦有分裂不和之跡象出現，凡此皆顯現美、英甚至西德之保守政治勢力高潮，可能已逐漸衰退^①，自由與和解之鴿派政治勢力，可能於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半期逐漸抬頭；另一方面，法國之密特朗總統，由於內政失策，一九八六年三月間之國會大選，面臨社會黨可能之失敗，因此也一改以往支持美國之政策，而回到戴高樂時代之獨立外交路線；尤其對美國提出之「星際大戰」計劃，大唱反調，同時並促成去年五月間於波昂舉行之西方經濟高層會議，不歡無果而散；法國此種外交與軍事姿態之轉變，可能象徵著一九八〇年代下半期內，美國與西歐北約主要盟國間之關係，將日趨衝突。

註① 英國之The Economist週刊，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出版，第十一至十三頁，談及雷根與柴契爾夫人之後的西方政局，並預估一九八〇年代後半期，西歐之中間偏左與社會黨政治勢力，又將逐漸抬頭。

北約組織之戰略演變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戰略均勢，遭受破壞，東歐淪於蘇共紅軍勢力範圍，蘇聯成爲僅次於美國之第二超強，整個西歐則處於蘇共軍力威脅陰影下，如非美國挾其勝利餘威，以軍經援助西歐，使其從戰火灰堆中重建復興，則今日之西歐恐已步東歐後塵，在蘇聯壓力下之「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中求生存而已。

不可否認地，戰後四十年來之西歐安全，至今仍依賴美國核子武力之保衛；隨著西歐之復興與武力之增強，北約盟國與美國間，對戰略、戰術、武器系統與國防經費等問題，雖亦有不同之意見與衝突，然終歸還是以美國爲「馬首是瞻」，因此北約組織之戰略演變，事實上亦即爲美國對抗蘇聯之戰略演變。

核子武器之製造與運用，提早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改變及支配了戰後四十年來之國際局勢與戰爭觀念。

戰後初期，美國是唯一擁有核子武器之國家，及至一九四九年蘇聯第一次原子試爆後，敵對雙方以原子武器從事戰爭之理論與戰略、戰術才開始萌芽；可是在一九五〇年代中，由於美國還掌握著核子武器之「絕對優勢」，因此美國對抗蘇聯及協防西歐之戰略理論，是強調所謂「大規模報復」(Mass Retaliation)。譬如在歐洲地區，蘇共及華沙公約之傳統武力，遠勝於西歐北約盟國及美國駐歐部隊之實力，而美國嚇阻蘇共集團侵犯西歐之王牌即爲以其優勢之核子武力，於戰爭發生時，立即全面反擊蘇共後方之城市資源與建設，使蘇共在考慮其侵略爲「得不償失」時，知難而退。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期，蘇共試射洲際飛彈成功，並發射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使東、西方戰略均勢，發生了重大改變；美國之戰略理論亦不得不做適當修正，並在飛彈與衛星競賽方面，加強努力以對抗蘇共之突破性發展；然對西歐北約主要盟國如英、法兩國而言，美國之核子保護傘，可能已失去其「可信性」(Credibility)；因蘇共核子攻擊，已具能力抵達美國本土，美國爲防止蘇共對其施行核子武器攻擊，可能於西歐遭受攻擊時，拒絕對蘇共立即採取全面核子報復行動，以減少本身之損失。尤其一九五八年蘇蘇士運河危機發生後，英、法兩國之外交，深受挫折，又不爲美國所諒解，因此認爲非有自主之核子攻擊武力，不足以對抗蘇共核子敲詐之威脅。這才促成英、法兩國決定美國核子武力外，建立其獨立自主之核子攻擊武力。

美國於失去其核子戰略武器絕對優勢之初，西歐之北歐盟國一度曾熱衷試圖以戰術性核子武器，對抗蘇共集團之傳統武力優勢。及至一九六一年，美國及西歐之戰略家們已共同認爲，在人口密集之歐洲，使用戰術性核子武器，將造成慘重傷亡；更由於戰術性核武器之易於升高衝突，反增加核子大戰發生之可能，而失去核武器嚇阻戰爭之原意功能。因此，從甘迺迪總統執政初期之一九六〇年至尼克森上臺後之一九七〇年左右，美國及西歐之防衛戰略，是建基於所謂「保證摧毀」(Assured Destruction)

北約與華約間之簡單兵力比較表

(一) 美蘇間之核子戰略武器比較

	美 國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洲際彈道飛彈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4	1,052	1,052	1,045
潛射彈道飛彈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656	576	520	568
戰略轟炸機	545	560	400	360	390	397	397	397	387	373	366	365	338	316	316	272

	蘇 聯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洲際彈道飛彈	858	1,028	1,513	1,527	1,527	1,575	1,618	1,527	1,477	1,350	1,400	1,398	1,398	1,398	1,398	1,398
潛射彈道飛彈	121	196	304	448	500	628	720	784	845	909	1,028	1,028	1,028	989	989	989
戰略轟炸機	155	145	140	140	140	140	140	135	135	135	135	156	156	150	150	150

(二) 北約與華約之普通軍力比較

(A) 軍隊人數

北 約		華 約	
1970	1983	1970	1983
79師	84師	166師	173師

(B) 空軍戰機

項 目	北 約		華 約	
	1970	1983*	1970	1983
戰 闘 機	2,800	2,975 (500)	6,900	6,890

(C) 其他武器

項 目	北 約		華 約	
	1970	1983	1970	1983
坦 克	10,300	13,000*	32,000	42,500
反 坦 克 武 器	1,250	8,100	4,700	24,300
大 砲	14,000	10,750	23,000	31,500
步 兵 裝 甲 車	23,000	30,000	40,100	78,800

註：取材自Pierre Lellouche, *L'Avenir de la guerre*, Mazarine, Paris, 1985.

，亦即美、蘇間同時進入核武器與飛彈系統之生產競賽中，如果美國及西歐遭到蘇聯「先發制人」之核武攻擊時，美國將「確保」其有足夠核武力量，反擊並摧毀蘇聯，以使蘇共本身因恐懼被摧毀，而克制對美國及西歐發動攻擊，以達嚇阻之作用。在此同時，美國並協同西歐北約盟國積極增強傳統部隊武力，提出所謂「彈性反應」(Graduated Response)原則，試圖運用傳統武力以對抗蘇共集團發動之「非核子攻擊」，以降低核武戰爭發生之可能性。

此種核戰「恐怖均衡」發展的結果，促成美國與西歐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極力與蘇共集團，推展所謂「低盪」(Detente)和解政策，美蘇雙方及東、西歐間，並展開一系列之核子裁軍與東西歐軍力裁減談判，試圖經由「談判」代替「對抗」，以減低核戰發生之可能，從而確保西歐之安全^②。

「低盪」之結果，事實證明對美國及西歐產生了許多不良之後果，蘇共及東歐不但未為西方之民主思潮以及經濟、貿易與科技所瓦解，反而運用得自西方之資金與科技，大力發展其軍事力量，促成蘇共在某些多彈頭飛彈及核武器方面，超前美國，並與美國達到當前之所謂「核武器平等」之地位。此外，蘇共更運用美蘇與東、西歐間之和解，加速其在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及印度洋與太平洋等第三世界地區之擴張行動。及至一九七九年蘇共出兵佔阿富汗，才驚醒美國及西歐之低盪幻想，為一九八〇年代前半期之保守反共勢力，帶來了生機；也促成了美國雷根政府加強重建軍備之決心與行動。

星際戰略與美歐分歧

戰後四十年之西歐與國際安全，可說是建基於「核子嚇阻」(Nuclear deterrence)之理論與實際上；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期，美國與北約也在不斷增強其傳統武力與更新科技，試圖以現代化之傳統武器，對抗蘇共發動傳統武力之攻擊，並減低過份依賴核子嚇阻力量之危險。

據北約最近宣佈之戰略，今後北約將採取「前進追逐攻擊」戰術(Follow-on forces attack, 簡稱FOFA)，以對抗蘇共發動之傳統武力攻擊。此種戰術之特點，着重以「攻擊」代替「防守」，亦即當敵人向北約之西歐前線進行攻擊時，北約部隊即主動運用其先進之傳統科技武器，向蘇共及華沙公約之後援部隊與後勤設施，進行摧毀性之反擊，以切斷華沙公約部隊之後援攻擊力量。

為有效執行「前進追逐攻擊」戰術，北約必須依賴所謂「創新科技」(ET 亦即Emerging Technology)，因為以目前北

註② 有關美國及西歐對抗蘇共集團之戰略演變，請參閱Paul-Marie de La Gorce, *La Guerre et L'Atome*, Librairie Plon, Paris, 1985, 第一至第四章。

約之傳統軍事實力，還遠遜於華沙公約，所以北約惟有依賴西方先進之科技，不斷創新其傳統武器系統，才能以「質」取勝華約之「量」^③。

儘管如此，對北約及國際戰略形勢，衝擊最大者莫過於雷根總統提出之所謂「星際戰略」(Star Wars Strategy)。雖然此種太空性戰爭，到目前還只在研究發展階段，一般估計須十五至廿年，投資至少三百億美元，才能確定其是否真能實現；可是它已引起蘇共之極力反對，也造成美國與其北約盟國間之意見分歧。

「星際戰略」之特色，有可能改變戰後卅年來之「核子嚇阻」戰略，使核子攻擊戰為太空雷射電子防衛戰所取代，並將人類有史以來之戰爭，帶往更上一層樓之太空空間中^④。

目前北約國家對美國提出合作研究星際武器之要求，大都採取觀望保留態度，唯有法國反對最力，密特朗總統甚至在波昂舉行之西方七國經濟會議中，公開反對美國之星戰計劃，而使該會不歡而散。

事實上，密特朗之反對，除了法國傳統上自戴高樂總統以來，提倡自主獨立外交與建立自有之核子攻擊武力外，還有下列幾項原因：

一、美國表面上要求西歐各國參與研究，事實上則為挾其雄厚資金以吸引歐洲之超先科技與人力，而據為己用；因此一旦星際戰爭武器研究完成，美國將享有完全控制權，而西歐則淪為配合之附屬地位。

二、法國歷經多年之努力與投資才建立其自有之核子武力，一旦星際戰爭實現，法國將失去其獨立核武地位。此種恐懼，在所難免，因美國一旦獲得星際防衛戰略武器，使其本土可免於蘇共之核武攻擊，美國是否會喪失其協防西歐之可信性(Credibility)呢？

更有進者，西歐之北約國家，大都對維持數十年之「核子嚇阻」戰略，可能為「星際戰略」所代替而感到茫然不安；同時也擔心美國之計劃，可能影響去年初剛恢復之美蘇間日內瓦裁軍談判，甚至促其失敗，而引發新的太空軍備競賽，打破現存東西方戰略均勢，為歐洲帶來政治與經濟情勢之動盪不安。

不可諱言地，北約各主要盟國，也未否定星際戰略之可能性，譬如法國之密特朗總統亦提出所謂「尤瑞卡」(Eureka)計劃，希望聯合西歐各國，從事獨立之太空與科技研究，以對抗美、日兩國在這方面之超前成就，而密特朗也並不否認，「尤瑞卡」計劃之最終目標可能亦為發展太空星戰武器，可見法國雖明為反對，其實亦想獨立或聯合西歐盟邦，從事該方面之研究發展。

註③ 有關北約之此種新戰略戰術，請見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四日出版之*Newsweek*，第十八至十九頁。

註④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七日出版之*Newsweek*，對星際戰略有相當詳細之解說，請見該刊第十至廿一頁。

美、蘇、中共與歐洲戰略

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蘇共間之爭執公開化以來，西歐各國即紛紛展開與中共之關係。繼英國於一九四九年承認中共後，法國之戴高樂政府亦於一九六四年承認中共，為中共帶來對歐外交之突破。

中共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即積極試圖加強與西歐國家之關係，其目標一方面希望自西歐獲得先進科技與貿易利益，同時並支持北約武力之增強與西歐之團結，以牽制蘇聯於西部之戰線，減輕蘇共在遠東地區對中共之壓力。因此從戰略上觀察，不僅是西歐試圖打「中共牌」，中共本身亦企圖打「西歐牌」。由於西歐與中共，無論在理念、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等各方面，都不相同，因此西歐與中共間關係之發展，可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的戰略相互利用而已。

無疑地，西歐北約盟國之紛紛承認中共，也對美國增加了承認中共之壓力；在共同對抗蘇聯擴張勢力之基礎上，美國終於一九七九年，隨西歐北約盟邦之後，步上承認中共之途，試圖藉打「中共牌」以對蘇共施加戰略壓力。

更深一層分析，美國及西歐之企圖運用「中共牌」以牽制蘇共，可能只是一種戰略「幻想」而已。從理念上而言，儘管中蘇共對某些問題之看法有所分歧，然而彼等所信仰者同為「共產主義」；尤其近幾年來，中蘇共關係已漸有緩和跡象。從戰略上看，蘇共為避免「兩面作戰」，在對付中共與北歐方面，當有輕重緩急之分，亦即蘇共安撫中共以對西歐發動攻擊之可能性，遠大於其對同為共黨陣營內之中共，進行攻擊之可能性為大。而在戰略理性上言，一旦蘇共先發制人，對西歐展開攻擊行動時，中共在自身戰略利益上，亦斷無冒險為維護西歐安全，而主動向蘇聯發動攻勢，以減輕西歐軍事壓力之可能。因為從中共戰略而言，它寧可坐山觀虎鬥，靜待蘇共與西歐相互間之軍事破壞，以收漁人之利。

此外，值得探討者是，中共為軍隊現代化，試圖於今後兩年內裁減兵員一百萬，此舉可能意味著中蘇共間之軍事對峙，有漸趨緩和之勢。蘇共之遠東軍力，將因此更有活動西調之機會，並在一九八〇年代之下半年期，逐漸對西歐增強壓力。更有進者，中共對星際戰爭之觀點，雖與西歐北約國家相類似，但何嘗不是配合蘇共之反對論調，以反對美國之戰略突破呢？尤其近來中共亦在北平發動舉行所謂「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邀請廿個國家之六十個組織的代表參加，令人不禁懷疑是否與蘇共在西歐幕後操縱之「和平運動」，進行異曲同工之配合⑥？

註⑥ 請見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法新社於東京發出之電訊，該項會議是由中共「中國人民對外交誼協會」會長李一氓所主持，中共自稱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即改變以往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之看法。

歐洲安全挑戰之前瞻

在簡略論述西歐安全之演變及戰略現況後，我們也許可大膽假設，以展望西歐未來十至十五年間，可能面臨之安全挑戰。任何假設之判斷，皆須依據現存之事實與發展做為基礎，否則將淪為空想；同時，我們必須確認法國戰略哲學家阿宏（Raymond Aron）所言：「戰略思想從未與政治思想分離」^⑥之正確性，亦即戰略思想常隨國家政黨政治之變化，以及政治領袖之不同看法，而有所變遷。

當然政治領導人與政黨之決策，也是隨著時代之變遷、主客觀環境之演進，以及科技之進步，而有所差異。舉例言之，法國自一九六〇年代建立獨立自主之核子武力後，一直將該武力視為防衛其本身安全之力量而已；但是最近執政之社會黨，却改變戰略看法，同意兩大在野黨「共和黨」與「共和聯盟黨」之觀點，而決定將法國核子武力之防衛範圍，從法國本土擴展延伸至協防西德之領土安全。此種變化當因法國急欲拉攏西德，強調西歐本身之軍事與科技合作，以與美、日兩國競爭^⑦。此外，自「四人幫」垮臺後，中共政權亦逐漸放棄毛澤東之「人海戰術」戰略，而在其「四大現代化」中，強調軍隊現代化及預定裁減兵員約一百萬，可見戰略構想與計劃，是可隨政治環境與人物之變換而發生改變。

另一方面，影響現代戰略思想最大者，可能是科技之急速進步。譬如核武器、飛彈及太空武器之研究發展，為二次大戰後之國際政治與戰略思想帶來最大之衝擊。尤其當前雷根政府提出之「星戰計劃」一旦成真，又將為人類之戰略思想引發另一次重大變化。當然，政治家與戰略家在決定國家或國際戰略時，亦必須高瞻遠矚，如何為人類之和平與安全前途設想，有效運用科技之發展；而不為科技之發展過份支配人類設想，致將人類逐漸引進科幻世界之未知數中。

基於上述之認識與觀念，筆者以為西歐未來之安全將決定於下列幾項問題之成敗上：

（一）美蘇裁軍之前瞻：不可否認地，西歐之安全只是當前民主與共黨兩大集團軍事對立之一部份，亦即取決於美蘇兩超強間軍備競賽能否達成合理之「力量平衡」。自去年初美、蘇在日內瓦恢復戰略武器談判以來，至今雙方並無進展；可是由於美蘇間已達成協議，雷根總統已於去年十一月十九及廿日，於日內瓦與蘇共新領袖戈巴契夫會面談判，也許可能為未來之美蘇關係及軍備競賽，帶來新穩定與平衡，而使西歐獲得某種程度之安全保障。

註⑥ 請見《現代戰略問題》謝秉忱譯，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一九七六年版，第卅三頁。

註⑦ 請見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第一頁，法國並同時成立快速機動部隊，以便戰爭於西德發生時，可急速前往德國支援防衛。

不過，從歷史觀點看，裁軍談判往往不能終止軍備競賽。舉例而言，從美蘇間於一九七二年五月簽訂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alt I)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之Salt II達成協議期間，美國之多彈頭飛彈增加兩倍，而蘇共則增加三倍；一九七九年後，美蘇雙方之多彈頭飛彈，亦不斷增加，尤其是蘇共方面之增加速度，即達兩倍多^⑧，可見蘇共往往利用裁軍談判，作為其擴展軍備之掩護。

目前日內瓦之美蘇裁軍談判，包括三方面，即美蘇間之核子戰略武器、歐洲飛彈限制與星際戰略問題等，雖然蘇共方面目前一再強調反對美國之星戰計劃，事實上其本身亦正進行秘密試驗。即使是反對星戰計劃最力之法國，最近亦在其國防部設立主管太空戰爭之小組^⑨，可見法國推展之歐洲科技合作計劃(Eureka)與歐洲合作之阿利安(Ariane)太空計劃，並不排除研究太空戰爭之可能性。

鑒於此種情況之發展，筆者預測，九十年代之東西方軍備競賽，將集中於太空戰略之發展，可見科技之進步已直接帶動戰略之變化。當然此種進展是福抑禍，甚難預料，不過生活於西歐之人們，不得不做此心理準備。

(二)西歐「芬蘭化」之前瞻：在美蘇之競賽冷戰中，蘇共之最高策略即積極推展西德之中立化，進而瓦解北約而使整個西歐「芬蘭化」，以孤立美國之環球戰略。

為達其戰略目的，蘇共在西歐幕後鼓動支持所謂「和平運動」，為公認之事實。由於西歐人民生活於蘇共與華約集團之強大武力陰影下，隨時冒核子戰爭之危險，因此反對戰爭之心理即為蘇共所有效運用；因此北約國家雖一面希望聯合對抗蘇聯，却也不斷對美國施加壓力，要其與蘇共達成戰略武器之限制協議；而蘇共新領導人上臺後，亦扮演著尋求和平低盪之角色，使美國感受來自其盟邦及蘇共方面之雙重壓力。

筆者認為：八〇年代後期，西德之社民黨與英國之工黨皆可能上臺執政，而以目前美國財政赤字龐大之情況觀察，九〇年代之美國勢難繼續維持其對歐洲之防衛經費^⑩，而將要求西德及其他北約盟邦，提供更多軍費，如此勢必增加西歐加強尋求與蘇共和解之壓力。鑒於西德社民黨內部左派勢力之加強，一旦西德於九〇年代逐漸走向蘇共預估之「中立化」，而英國工黨政府又跟進的話，則法國勢難獨力擔當防衛西歐安全之任務。更值得注意者，北約東側之希臘社會黨再度獲勝執政；西邊之西班牙亦有強

註⑧ Pierre Lellouche, *L'Avenir de la guerre*, Mazarine, Paris, 1985, p176, (Salt II 雖未為美國國會所通過，但美蘇雙方表面上默認遵守該條約。)

註⑨ 請見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NLe Monde*，第十一頁。

註⑩ 據美國民主黨參議員 Sam Nunn 之估計，自一九八〇年至今，美國用於有關北約防衛之經費，即達美金七千億；Nunn 為參院中軍委會之重要民主黨議員，他一向主張美國減少對北約之軍事支出，並撤退美國駐於西德之軍隊，以壓迫北約盟國增加國防支出。

大之反北約力量；荷蘭與比利時反對北約部署中程飛彈之勢力亦不可低估；而美國如於一九九〇年代由民主黨取得政權；則東西方間之關係，可能又恢復爲一九七〇年代之和解低盪，而增加西歐「芬蘭化」之可能性。

當然，蘇共新領袖與執政階級之態度，亦爲重要評估依據。究竟戈巴契夫是否會領導蘇共走向開放及較自由路線？如果答案是正面的，則西歐之安全，可能得到較高程度之保障；否則，西歐在缺少美國之大力軍事支持下，可能在蘇共陰影下苟且生存。

(三)西歐恐怖活動之前瞻：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恐怖活動曾一度稍微沉寂，然自一九八五年以來，此種威脅西歐內部社會安全之活動，又開始蠢動。值得注意而憂慮者是：西歐內部之恐怖組織，相互間不但達成「連線」，同時並可能與外地——尤其是中東地區——之恐怖集團「掛鈎」，而展開新的恐怖活動。

恐怖份子之形成，有其政治、社會、民族及理念等種種社會背景與國際因素，其中最要者之一，乃爲蘇共及其共黨外圍份子直接或間接支持協助此種活動，以期從西歐內部瓦解其士氣，並屈辱美國及西歐國家，使其失去自尊與威信，而達其政治心理作戰目標^⑩。譬如最近黎巴嫩什葉派份子，劫持美國環球航空班機，所引發之風暴即爲美國政府帶來了重大衝擊。

西歐之恐怖份子組織，大致可分爲下列幾種：(1)民族恐怖份子：如英國北愛爾蘭、西班牙巴斯克及法國科西加島等份子，其目的爲尋求獨立；(2)無政府主義恐怖份子：如德國之紅軍及意大利之赤黨等份子；(3)反戰恐怖份子：如法國之所謂「直接行動」(Action direct)，目前已與比利時、西德及西班牙之恐怖份子「連線」，對北約之軍事目標進行破壞活動。

由於國際恐怖份子之相互「掛鈎」，更增加其活動之破壞性與恐怖性，譬如最近在西德、西班牙及日本等地，皆發生國際機場之爆炸，此種破壞不但是物質的，也是心理的恐嚇，長期下去，勢將造成西歐內部之混亂與恐懼，蘇共集團恰可藉此而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

展望九十年代之西歐恐怖活動，由於該等恐怖份子所要求之政治目標，皆難於達成，又加以其獲得外來之政治與經濟支持，因此可能變本加厲；西歐國家雖有意團結合作，共同打擊恐怖活動，然而部份國家如法國却因過份重視所謂「人權」與「政治庇護」問題，而未能全力配合其他國家，採取一致行動，殊爲可惜。

中華民國與歐洲關係

註⑩

許多西歐恐怖份子正由古巴及尼加拉施予訓練，企圖在西歐內部作亂，請見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第一頁；另有關於恐怖組織與形成，請參閱兩本法文新著：Gerard Chaland, *Terrorisme et guérilla*, Flammarion, Paris, 1985 及 Francois, Furet, Antoine Liniers et Philippe Raynaud, *Terrorisme et Démocratie*, Fayard, Paris, 1985.

展望九十年代之西歐安全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後，中華民國政府才開始大力推展對歐外交，並多邊化其對歐之貿易；六年來，此種努力已有相當進展。譬如西歐國家已在臺北設立了十二個商務、科技及文化中心，而我國在西歐各國亦設立了各種不同名稱之代表單位，並對東歐展開有限度之貿易活動。然而，不可否認地，我國當前與西歐間之關係，仍難跟我國與日本及美國間之關係相比擬。

造成此種情況之原因，當然有其歷史與時代之背景，譬如近卅年來，我國之政壇各界幾乎為留學美、日者所獨佔，留歐者寥寥無幾，此當為形成重美日而輕歐洲主因之一。此外，戰後之西歐，逐漸從遠東後退，及至英國之決定放棄香港，西歐已與美國承擔之環球防衛戰略脫節，當前之西歐在政治外交與軍事方面，完全抱持「自掃門前雪」之觀念與態度；尤其西歐為其本身之安全防衛利益，如筆者於前文所述，早已制訂拉攏中共對抗蘇共之策略。除非西歐與華約集團發生直接衝突，而擊破中共有可能協助西歐牽制蘇共之幻夢，否則在九〇年代中，西歐還可能繼續此種政策；甚至為爭取逐漸開放之中國大陸「廣大市場」而加強與中共之關係。

另一方面，中共在推展所謂「四大現代化」過程中，今後亦將積極尋求歐洲之資金與科技轉移。在軍事科技之轉移方面，西歐國家——尤其是法、英及意大利等國，對中共之限制遠較美國為少；中共總理趙紫陽於前年及去年兩度分訪西歐各國，其主要目標即在尋求西歐之科技。中共此種強化與西歐關係之外交活動，今後將更為積極，而派至西歐求學之學生，當亦可能不斷增加。此種情況對中華民國而言，當為一種挑戰，亦為一種機會，亦即我國政府必須對歐洲展開更大之外交、經濟與投資努力，才有可能於今後十年中對抗中共在歐洲展開之活動。

基本上，除教廷外，我國與西歐國家皆處於無邦交地位，我國雖在西歐各國設有非官方代表處，然而我們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不似中共可藉其外交地位進行公開化之活動。目前除少數較小國外，西歐較大國家之有關政府與外交機構，仍避免與我國之非官方機構進行直接溝通；而我國之有關單位大都限於與國會議員之交往及進行經濟貿易與文化等方面之交流。因此，今後我國對歐之外交應研究如何更大膽地突破此種限制，提昇交往層次，而使我國在歐洲之各種機構，可直接與駐在國政府之有關機構，進行溝通。此應為我國發展對歐外交努力中，今後及至九〇年代之最高目標。

西歐共同市場成立卅年來，原期經由經濟合作達成政治聯盟；但去年六月底於米蘭舉行之共市高層會議中，再度顯現法德兩國所積極推動之政治結構聯盟理想，仍難於短期間內達成。筆者認為目前西歐多邊化之政治體制，對我國開展對歐外交，較為有利^②；因我國可進行各個擊破之活動，展開外交攻勢；同時我國亦應在西歐之聯合科技計劃成熟開展前，設法加強引進及轉移西

註② 另值得一提的是，即鑒於西歐國家對恐怖份子及部份國家面臨領土獨立之威脅，因此西歐國家大都不歡迎獨立份子之活動，所以臺灣除在德國外，在其他西歐國家皆無發展可能性，亦不受歡迎。

歐國家之個別科技，並注意防範中共從西歐轉移軍事科技與武器，以減少對我國長程安全之威脅。

總結言之，西歐已逐漸確認所謂「太平洋盆地」國家之經濟發展重要性，以及我國在該地區中之快速經濟成長地位與實力；今後我國對歐外交發展之策略，應為把握西歐現階段之政治實況，進行快速科技轉移，並讓其確認與我國加深經濟與科技等關係之有利性，同時並使西歐國家相信，維護臺海地區之穩定和平與中華民國在臺灣之繼續發展，可對中共統治下之中國大陸，發生刺激、鼓舞與不斷自由化之作用，而使中國大陸走向自由與民主化之道路，並促使中共不敢於遠東地區——尤其是臺海——發動軍事行動，以損及西歐國家在該地區之實質利益。

（本文作者係中央通訊社駐巴黎特派員）

國共關係簡史

本書計分六章，自早期的國共關係至最後一次的和談等，均有論列並錄原始文件多份以配合閱讀，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之最佳參考書，全書約廿餘萬字，廿五開本，三四〇頁，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